

熙朝新語

清

徐錫麟

著

第三冊

進步書局校印



熙朝新語卷九

清 吳郡徐錫齡厚卿輯

雍正六年十月二十九日。恭遇 萬壽令節。滇南省城。五色慶雲捧日。經辰巳午三時。至十一月朔。絢爛倍常。呈現兩日。實。從古未有之祥。總督鄂爾泰奏報。奉 旨。朕每遇此嘉祥。不敢絲毫慶幸。惟倍加敬畏。況此實卿忠義所感。而獻於朕壽日者。正表卿愛戴之忱也。命宣付史館。

海甯陳文勤公世倌。官山東巡撫時。雍正二年六月。闕里孔廟災。上命世倌修廟。遵 旨。正殿用黃琉璃瓦。兩廡用綠琉璃瓦。以黃瓦鑲砌屋脊。聖像選內務府匠人到東。用脫胎之法。敬謹裝塑。欽定大門曰聖時。二門曰宏道。八月 聖像成。九年 命監修孔林。去墓四十餘步。陷出一穴。廣尺餘。內有石榻。上朱棺已朽。有白骨一具。甚偉。旁置銅劍。長丈餘。瑩綠色。有竹簡數十頁。皆蝌蚪文。取視成灰。意此尚在孔子之先。因加石封之。為設少牢之禮焉。

世宗嘗諭朱綱曰。昔 聖祖賜朕眼鏡。朕眼目原不似今精明。因 聖祖升遐之時。痛哭出涕。較少時反覺倍好。似此人言哭多傷目之論未確。彼時朕在養心殿辦理。

政事。坐卧不離此處者三年。而三年內每遇暑天。未有如此殿之涼者。朕嘗蒙聖祖慈訓。戒急用忍。故殿中扁額即用此四字。仍敬書上諭二字於上。東暖閣扁額取惟仁二字。對聯云。諸惡不忍作。衆善必樂為。西暖閣扁額取為君難三字。對聯云。原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可見我朝聖聖相承。心傳有自。

魯亮儕之裕。雍正間。作令河南。與田總督文鏡不洽。每被劾一次。世宗召見必陞一官。真奇遇也。乾隆初。官至直隸清河道。

奉新甘莊恪公汝來。既貴。其父萬達弟汝達。子未始。以雍正丙午科。同領鄉薦。二世同榜。古今罕觀。

錢塘王介眉延年。雍正丙午舉人。著有通鑑編年紀事本末。少時嘗夢至一室。榻上坐一叟。短身白髮。見客不起。亦不言。又有一人頽而黑。揖介眉而言曰。余漢之陳壽也。作三國志。黜劉帝魏。實出無心。不料後人以為口實。指榻上人曰。賴彥威先生以漢晉春秋正之。汝乃先生之後身。聞方撰歷代編年紀事。夙根在此。須勉而成之。言訖。手授一卷書。俾題六絕句而寤。寤後僅記二句曰。慚無漢晉春秋筆。敢道前身是彥威。至高宗朝。年八十餘。成書進呈。賜翰林院侍講。

襄城劉芳草青芝。雍正丁未翰林。與兄青藜甚友愛。築江邨七一軒同居。所謂七一者。仿歐陽公六一居士之義。而多一弟。故名七一先生。

孫文定公嘉淦。康熙癸巳翰林。以直言敢諫受知。世宗。將陞都察院左副都御史。乾隆間。歷官至大學士。立朝剛直。多面折廷諍。不避權貴。天下想望。辛未乙丑秋。審冊內有福建蔣邦齡致死族匪一案。公上疏曰。查舊例同族之中。果有充悍不法。偷竊奸宄之人。倘事起一時。合族公憤。不及鳴官。以家法致死。報官審明死者所犯應死與不應死者。將為首者分別擬杖。減等免抵。嗣於乾隆二年五月。據廣督鄂奏稱。舊例雖屬體順人情。但恐朋比串害。地方官豈能洞燭無遺。倘民間恃有減等免抵條例。相習成風。其中難免寬抑。奏請酌刪。經刑部律例館議稱。族大人眾。賢愚莫分。或以富貴而招眾怨。或以剛直而致同仇。一人煽誘。羣相附和。共挾微嫌。輒圖報復。因而駕捏串害。難免寬抑之處。況生殺乃朝廷之大權。如有不法。自應明正刑章。不宜假手族人。以開其隙。奏請刪除在案。臣等伏思舊例乃一時懲創。兇悍權宜之法。行之久遠。必滋流弊。夫族眾之中。愛憎多端。或以侮慢招衅。或以讎直生嫌。或假義忿以樹己威。或借公義以報私怨。一豪強倡論於先。眾朋黨附和於後。倉猝致死。



情罪難明如一家之中莫尊於祖父母父母其子孫若違犯教令毆之殺之宜無不可然毆殺則律應滿杖故殺則律應杖六十徒一年是祖父母父母之於子孫尚且不得擅殺何況其他再提姦例內卑幼不得犯尊長犯則依故殺伯叔母姑兄弟律科罪尊長殺卑幼亦按服律擬誠以倫紀攸關防微杜漸也夫以朝廷之尊明罰敕法於凡應死罪人猶令法司詳加核議至於法無可違必令三次覆奏聖天子用刑慎重如此奈何任匹夫之好惡操生殺之大權橫行於一族乎是舊有之例必不可存族匪之條不須另設於此擬定罪則當臨時參酌虛衷援引務使輕重得宜方為允協等語奉旨飭部議行其他嘉謨護論甚多不及備載錄此以見一斑

雍正十年七月山東鉅野縣民李思家牛產瑞麟膚身牛首遍身皆甲甲縫有紫毫玉定文頂光彩爛生撫臣岳濬奏請詔付史館宣示中外奉旨山東前歲被水今聞產瑞麟實深愧悚該撫所請皆屬虛文將朕朝夕惕對越上天之惓惓曉諭天下知之欽此仰見聖天子持盈保泰敬天勤民之至意

仁和吳太常隆元奏天壇摺內有蜈蚣八字牆字樣世宗命文部嚴議以其不敬也十三年諭廷臣曰凡奏章遇有壇廟等字懷中囊中俱可攜行不可夾

帶犂犂之間。世宗之誠敬如此。

博野尹會一元孚。雍正甲辰進士。累官工部侍郎。文章經濟兼而有之。嘗有敬陳末議疏。條奏豫省農桑事宜。言之親切有味。其詞曰。臣竊惟衣食為生民之至計。農桑實務本之良圖。我皇上軫念民依。重農貴粟。特頒諭旨。明示勸課之方。復命廷臣詳籌教稼之法。臣伏讀綸音。遵照部議。業已飭令各屬隨地制宜。因民利導。設立老農興修水利。實力奉行。惟是臣生長田間。頗知農務。謹就豫省情形。悉心籌畫。謬抒管見。敬為我皇上陳之。一天時之宜乘也。凡物之生長。必有其候。故農時以不違為先。而力田以早種為主。蓋早種則先得土氣。根株深固。發生必盛。收成必倍。今豫省百姓罔知節候。往往有時宜播種而未舉耜者。有時宜耘耔而始播種者。既失天時。遂違物性。臣查播麥之期。務在白露。如天氣尚暖。當於白露十日後種之。種高粱當臨清明節。種早穀當臨穀雨節。種棉花當在春末夏初。豆子晚穀則於五月刈麥之後。在麥地播種。蕎麥於中伏以內。芝麻多種於棉花地旁。即有氣候不同。寒暄各異之處。要必按時下種。不可遲緩。應令地方官刊刻告示。徧戶曉諭。并責令老農督率勸勉。仍欽遵聖諭。州縣官不拘時日。輕騎減從。親往各鄉查勘。如逾時

而未種者。即詢明緣由。而加訓飭。倘有工本不足者。許老農開具名結。借以倉穀。秋後照例還倉。則天時無失。而耕種得宜。庶百穀繁昌。收穫自豐矣。一人力之宜盡也。南方種田一畝。所獲以石計。北方種地一畝。所獲以斗計。非盡南智而北拙。南勤而北惰。南沃而北瘠也。蓋南方地窄人稠。一夫所耕。不過十畝。多則二十畝。力聚而功專。故所獲甚厚。北方地土遼闊。農民惟圖廣種。一夫所耕。自七八十畝。以至百畝不等。意以多種則多收。不知地多則糞土不能厚壅。而地力薄矣。工作不能遍及。而人事疏矣。是以小戶自耕已地。種少而常得豐收。佃戶受地承耕。種多而收成較薄。應令地方官勸諭田主。多招佃戶。量力授田。每佃所種。不得過三十畝。至耘耔之法。又須去草務盡。培壅甚厚。犁則以三覆為率。糞則以加倍為準。鉏則以四次為常。棉花又不厭多鉏。則地少力專。佃戶既獲豐收。田主自享其利。且分多種之田。以給無田之人。則遊民亦少。仍飭地方官善於奉行。不得強抑勒派。以滋擾累。一樹藝之宜廣也。夫木之佳者。以桑為尚。其餘如棗。梨。桃。杏。榆。柳。椿。杜。等。均堪利用。臣查豫省地方。每多鹹鹼飛沙之地。小民困難。以壅種。大半荒棄。不知鹹鹼之地。挖去三尺。必無鹹味。飛沙之地。挖去三尺。必有濕氣。而却尾溝頭。籬邊屋角。隙地頗多。雖不可播種五

穀未始不可栽植樹木。似應令地方官責成鄉耆保長。廣為勸諭。就所宜之木。隨處種植。加意培養。如鄉耆保長有能於一年之內。勸民種桑五百株。梨棗等樹一千株者。據實冊報。印官給以花紅。三年內能每年添種如前數者。給扁獎勵。則地無曠土。而利賴更溥矣。一女工之宜勤也。竊以蠶桑之利。同屬無窮。而布足之需。為用尤廣。查江南蘇松兩郡。最為繁庶。而貧乏之民。得以俯仰有資者。不在絲而在布。女子七八歲以上。即能紡絮。十二三歲。即能織布。一日之經營。儘足以供一人之用度。而有餘。今棉花產自豫省。而商賈販於江南。則以豫省之民。曠費女工故也。臣愚以為寸絲之直。可買尺布。衣布之人。百倍衣絲。且織布易而織絲難。教以難者。或未必其率從。教以易者。庶可冀其就業。但豫省未嘗不織布。而家有機杼者。百不得一。應令地方官曉諭有力之家。或多造機杼。貸於織布之戶。量取賃直。或將無礙公項。可以動支打造者。令其報名給領。俟一年之後。繳還原項。并廣諭婦女。凡牌甲之內。有一家織布者。即令同甲仿效行之。久而比戶連邨。無不各勤紡織。似亦推廣蠶桑之一道也。以上四條。臣仰體我皇上重農務本。富民足食之至意。竊就豫省地方。董率官民。措施辦理。但臣知識淺陋。是否有當。伏乞訓示遵行。



雍正十二年元旦立春。恰遇甲寅年丙寅月戊寅日。甲寅時瑞雪繽紛。竟日盈尺。考之占書。最為祥瑞。諸臣上表稱賀。上卻之。

世宗登極。恩科。有因迴避考官。未曾應試者。欽派大臣擬題奏請。欽定於內

閣考試。尋取四卷。又命大學士王頊齡。尚書勵廷儀。吏部侍郎史貽直。戶部侍郎

張伯行。李周望。兵部侍郎阿克敦。副都御史李紱。同南書房翰林檢閱落卷。取前二

名俱。賜為舉人。特恩也。

華亭黃石牧之雋。於雍正元年七月。奏呈中元祭。聖祖文稱。旨。次日。召見養

心殿時之雋。尚在庶常。特蒙。賜貂。授職編修。他日。上命檢查檔案。凡撰文稱很

好稱好者。列名給賞。時陳編修萬策。鄧修撰鍾岳。陸庶常奎勲。錢庶常陳羣。皆。賜

內府緞一匹。之雋得二匹。聖祖祔主太廟。乾清宮早朝。兩大禮。侍班躬覲其盛。

人咸羨其遭際云。

雍正十二年四月。直隸總督顧琮。奏永定一河。全賴下口深通。庶上流暢。注入。淚。乃

陶河以南。漸積填淤。正議挑濬。仰賴。皇上至誠感格。天賜引河。開創二十餘里。

有四千餘丈之遠。不勞民力。悉出天工云云。奉。旨。展祀。以答神貺。

雍正三年四月。吏部議原任檢討董兒乞終養。應准所請。俟親終來京候補云云。奉旨。為人子無不欲父母常存。今云親終候補。人子聞之。何以為情。似此不仁之語。朕不忍聞。著刪去具奏。聖主孝治天下之意如此。

雍正七年八月。浙江署督性桂署撫蔡仕舫奏。進湖州民王文隆家萬蠶同織一幅。長五尺八寸。寬一尺三寸。自然成就。不由人工。王大臣上表稱慶。上諭。朕每遇休徵。必加乾惕。倘蒙上天錫福。黎庶衣食充盈。乃朕心所謂祥瑞也。

雍正十一年。大學士管掌院事張廷玉。遵旨議奏新科庶吉士。恩給廩餼。每月給銀四兩五錢。器用什物。工部支取。並撥給官房一所。為教習館。令肄業其中。

桐城張寶臣廷璐。康熙戊戌榜眼。文端公之三子也。督學河南。除夫馬。取給地方外。其幕友束脩。家口養贍。俱無所出。上聞之。問其兄戶部尚書廷玉。遂以實對。上命撫臣田文鏡酌議。每歲夫馬銀一千六百兩。幕脩銀一千兩。養贍家口銀一千兩。供給雜用銀三千兩。每歲銀六千六百兩。三年共需銀二萬兩。河南學臣養廉之優。自此始。

雍正十八年八月。賜湖北巡撫王士俊花屯絹蜜荔枝。其謝恩摺有云。縫衣有

擢頂踵皆被龍光。懷核親嘗肺腑。長含玉液。上覽之。批云。衣只被身。何及頂踵。核豈足當。難入肺腑。凡司奏章者當知之。

新安汪謹堂由教。寄籍杭州。入錢塘學。時巡撫徐元夢聞其名。延致幕中。迨徐陞工部尚書。汪援例入成均。偕至都。雍正元年。徐疏薦之。奉旨充明史館纂修官。故事。史局編纂。例用詞臣。汪以諸生被命。時人榮之。

無錫鄒小山一桂。雍正丁未傳臚。官至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工寫生。設色明秀。布置自如。南沙相國不足過也。

祁陽陳文肅公大受。雍正癸丑翰林。官至大學士。卒後。其子營葬於祖塋。卜有日矣。夢有持帖來拜者。曰。河神王清本十二人也。驚而寤。次日到墳。伐其樹之礙路者。樹文有王清本三字。數之。十二株也。遂命停伐。

翰林學習圖書。蓋以備繙譯編纂之任。故須專心熟習。辨析精微。積學功深。與年俱進。始為不負所選。康熙年間。館選之例。庶吉士年四十五歲以下者。悉皆分讀清書。世宗御極以來。祇擇年少資敏者。每科不過十餘人。蓋取其年富力強。可收記誦繙譯之功也。而翰林甫經散館。遂謂無從考驗。束置高閣。以致教習三年。轉為虛設。

雍正十一年四月。上諭嗣後庶吉士等。雖經授職。或數年以後。或十年。朕當再加考驗。能否。若仍然精熟。必從優錄用。以示鼓勵。其或遺忘錯誤。亦必加以處分。此繙譯翰林大考之始。

雍正十一年十月初三日。大學士張廷玉。請假回里。奉旨給與驛遞夫馬。其所過地方。派撥弁兵。並文武官員迎接。悉照上年鄂爾泰進京之例。至明年回京。亦照此例。向例館選不分省。以致邊省多缺。通江李雪原鍾我。官太常寺少卿。雍正四年。疏言康熙四十五年至六十年。七科不分大小省。俱有庶吉士。至元年癸卯。漢軍及河南四川進士無館選者。二年甲辰。蒙古及山西河南陝西湖南四川廣東廣西雲南貴州諸省進士。俱無館選之人。請廣儲才之路。上交部議准行。今各省皆有館選。自鍾我疏奏始。

景州魏君璧廷珍。以李文貞公薦。由舉人入直內廷。同王蘭生梅穀成在館充校對官。編樂厯淵源諸書。嘗被命與文貞參酌樂律韻學。士林以為榮。後中康熙癸巳探花。世宗時。官至工部尚書。

慎郡王。世宗憲皇帝庶弟也。工詩。善畫山水。筆致超逸。有山靜日長小景。高宗

純皇帝御題云。即景繪為圖。筆法特高老。一峯插天青。波面池亭小。峯腰瀑布飛。亭畔清流繞。更無別裝點。寫意殊了了。我聞詩兼畫。妙品古來少。摩詰真蹟無。元鎮清風渺。吾叔乃升堂。况值青年早。從知天授奇。不憑人力巧。恭讀一過。想見王之畫筆。世所罕及也。

雍正十一年六月。廣西巡撫金鉞。疏稱鬱林所屬之富民鄉藤蘆坡。忽涌瑞泉二穴。味甘色清。足灌田三千餘畝。奉旨建祠奉祀泉神。

桂林朱蘊叔龍耀。為蒲令。邑處萬山中。高峻陡坂。非雨澤不能有秋。乃列區田圖。說勸民為之。區田者。始於伊尹。古法不可考。已元王楨農推本汜勝之之法。以為每田一畝。廣十五步。每步五尺。計七十五尺。每行占地一尺五寸。計分五十行。其長十六步。每步五尺。計八十尺。每行占地一尺五寸。計分五十三行。長廣相乘。得二千六百五十區。空一行。種一行。隔一區。種一區。留空以便澆灌。且可疏風。不致熟壞。而以餘土壅根也。除隔空外。可種六百六十二區。區深一尺。用熟糞二升。驟用生糞。恐峻熱害苗也。與區土相和。布種勻覆。以手按實。令土與種相著。苗出時。每一寸留一株。每行十株。每區十行。留百株。別製廣一寸長柄小鋤。鋤多則糠薄。若鋤至八偏。每畝一



斗得米八升。如雨澤時降。則可坐享其成。旱則澆灌。不過五六次。即可收成。結實時。鋤四旁土。深壅其根。不致被風吹折。其為區當於閒時。旋旋掘下。春種大麥。夏種粟米黑豆。高粱糜黍。秋種小麥。隨天時早晚。地氣寒暖。物土之宜。節次為之。不必貪多。毋論平地山莊。歲可常熟。近家瀕水為上。其種不必牛犂。惟用耜耨。更便貧家。大率區田一畝。足食五口。丁男兼作。婦人童子量力分工。定為課業。若糞治得法。灌溉以時。雖遇旱。不能損耗。後衢州詹文煥。監督大通。於官舍隙地為之。計一畝之收。五倍常田。又聊城鄧鍾音。於雍正末亦嘗行之。一畝之收。多常田二十斛。勸農治生者。當考鏡焉。

漳浦藍任庵鼎元。少孤。力學。讀書山中。貧不能具。疏月攜白鹽一罐。點以侑餐。同學咸揶揄之。藍怡然。作白鹽賦以自勵。雍正初。以恩貢入成均。校書內廷。分修大清一統志。獻青海平定雅三篇。臨雍頌日月合璧五星連珠頌。河清頌各一篇。一時聲噪都下。高安朱相國薦舉。授廣東普寧縣引。見時。上顧廷臣曰。此人用做道府。亦綽然有餘之官。三載與觀察使不合。劾免。總督鄂專摺奏復。奉特旨赴京。十一年三月引。見奏對良久。命署廣州府。賜御書貂皮等物。遭際聖明。真

異數也。

熙朝新語卷九終

熙朝新語卷十

清 吳郡徐錫齡厚卿輯

雍正十一年四月奉

上諭國家聲教覃敷人文蔚起加恩科目樂育羣材彬彬乎

盛矣。惟博學宏詞之科。所以待卓越淹通之士。俾之黼黻皇猷。潤色鴻業。膺著作之任。備顧問之選。聖祖仁皇帝康熙十七年。特詔內外大臣薦舉博學宏儒。召試

授職。一時名儒碩彥。多與其選。得人號為極盛。迄今數十年。館閣詞林。儲才雖廣。而

宏通博雅。淹貫古今者。未嘗廣為搜羅。以示鼓勵。自古文教休明之日。必有瑰奇大

雅之材。況蒙 聖祖仁皇帝六十餘年壽考。作人之盛。涵濡教澤。薄海從風。朕延覽

維殷。闢門籲俊。端崇實學。諭旨屢頒。宜有品行端醇。文材優贍。枕經茹史。殫見洽聞。

足稱博學宏詞之選。所當特修曠典。嘉與旁求。除現在翰詹官員。無庸再膺薦舉。外

其他已仕未仕之人。在京著滿漢三品以上。各舉所知。彙送內閣。在外著督撫會同

該學政。悉心體訪。遴選考驗。保題送部。轉交內閣。務期虛公詳慎。蒐拔真才。朕將臨

軒親試。優加錄用。廣示興賢之典。茂昭稽古之榮。應行事宜。著會議具奏。欽此。

雍正十三年二月奉

上諭朕今薦舉博學宏詞。以廣育才之典。為督撫者。自應秉

公採訪。加意蒐羅。以副朕愛惜人才之至意。乃降旨。已及兩年。而外省之奏薦者。寥寥無幾。以江浙兩省。人材衆多之地。至今未見題達。此非人才之不足應選。乃督撫等奉行不力之故也。大凡薦舉之典。臣工得以行其私者。往往踴躍從事。爭先恐後。若不能行其私。則觀望遲回。任意延緩。其跡似乎慎重周詳。其實視公事如膜外也。凡督撫學臣之所考取者。不過就耳目見聞之所及。彼伏處巖隅。學問淹雅。素有抱負之士。未必肯以文章筆墨。求售於有司。以倖邀一日之遇合。是在督撫學臣。留心訪察。加意旁求。屏虛名而崇實學。以佐國家右文之治。如李衛吳應棻合舉二人。吳應棻又獨舉二人。就中則有宣化府進士。夫以宣化北邊一郡。尚有可舉之人。何況各省內地之大。可見李衛吳應棻。乃實心為國家留意人材者。著再通行宣諭。無論已奏未奏之省。俱著再行遴選。倘因朕此旨。而遂冒濫以行其私。亦難逃朕之鑒察。若果有才華出衆。而與例不符者。著具摺陳奏。候朕降旨。其在京三品以上之大臣。均有薦舉之責。將此一併曉諭知之。欽此。

雍正十三年十一月。奉上諭。國家久道化成。人文蔚起。皇考樂育人材。特降諭旨。令直省督撫。及在朝大臣。各保舉博學宏詞。以備著作之選。乃直省奉詔已